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池北偶談 第十三卷 談藝三

◎林茂之 戊申九月十六日，偶過陳翰林子端（廷敬）所出手鈔白雲先生陳昂五言律二卷讀之。因憶辛丑壬寅間，予在江南，常與林茂之（古度）先生游，為言白雲出處甚奇。時林方攜其萬曆甲辰以後六十年所作，屬予論定，予謂：「先生昔能傳一陳白雲，吾獨不能傳先生乎？」因為披揀得百五六十首，皆清新婉縟，有六朝、初唐之風。施愚山（閩幸）過廣陵讀之，驚曰：「世幾不知此老少年面目矣，子真茂之知己也。」乙巳，予見之金陵，時兩目已失明，垂涕而別；亡別，遂卒。今日讀陳詩及鍾退谷敘茂翁識陳始末，感慨書之。

### ◎張濬書

宋張魏公手書《謁范文正公祠》一絕云：「拜公祠廟識公顏，神氣如生晚不還。守土小生偏感仰，太平功業重如山。」後書「樞密副使綿竹張濬頓首題」，字畫甚拙，詩亦劣。

### ◎御畫牛

戊申新正五日，過宋牧仲慈仁寺僧舍，恭睹世祖皇帝畫渡水牛。乃赫蹄紙上用指上螺紋印成之，意態生動，筆墨烘染所不能到。又風竹一幅，上有「廣運之寶」。

### ◎放翁詩

「玉階蟋蟀鬧清夜，金井梧桐辭故枝；一枕淒涼眠不得，呼燈起作感秋詩。」小說載此為蜀中某驛卒女詩，放翁見之，納以為妾，為夫人所逐。又有《卜算子》詞，「不合畫春山，依舊留愁住」云云。按《劍南集》，此詩乃放翁在蜀時所作，前四句云：「西風繁杵搗征衣，客子關情正此時；萬事從初聊復爾，百年強半欲何之？」玉階作畫堂，鬧作怨，後人稍竄易數字，輒傳會，或收入閨秀詩，可笑也。

### ◎記觀王氏書畫

華陰王弘撰，字無異，工書法，博學能古文。頃來京師，觀所攜書畫，聊記之。定武蘭亭五字未損本，有米元暉、宋仲溫二跋。又仲溫臨趙文敏十七跋。又興唐寺石刻金剛經貞觀中集王右軍書、又漢華山廟碑、沈石田秋實圖三物，皆華州郭宗昌胤伯家物，皆有胤伯跋。華山碑有虞山錢宗伯長歌，即所謂「郭香香察未遑辨」者也。又李營丘古木，賈秋壑題詩，語潦倒可笑，華亭董宗伯得之南充陳文憲公者，有跋。又唐子華水仙圖，甚妙。

### ◎郭胤伯

華州郭胤伯（宗昌），博雅好古，善鑒別書畫金石，篆刻分法，為當時第一。所撰《金石史》，與■趙孝廉（紫■函）《石墨鐫華》並行於世。常熟錢宗伯詩所謂「關中汲古有二士，郭髯趙■俱嵯峨」是也。郭性孤僻，所居址園，在白■湖上，常構一亭，柱礎■戚■寫，皆有款識銘贊，手書自鐫之，既極人工，旋復改作，凡三十年，亭競不成。華陰王山史（弘撰）語予云。

### ◎柏梁詩句法

柏梁詩大官令云「枇杷橘栗桃李梅」，語本可笑，而後人多效之。如韓文公陸渾山火云「鴉鳴鵲鷹雉鷓■」，蘇文忠公韓乾牧馬圖云「騅■丕駱■駱■原」，李忠定公題李伯時畫馬云「■辛駢駱■駱■黃」，陳後山上蘇公云「桂椒楠樅楓柞樟」，林艾山資中行云「鐘■鼎■鼎■盤■孟」，韓子蒼詩「菴藕蓀芋■荷姜」，然皆施於歌行耳。若鄧林「鴻鵠■鵬鵬■鸚鵡，鱗■鯢■鯉■■嘗■沙」，用之律，則非矣。蓋皆本史游《急就篇》，如「鯉■鮒■蟹■單■鮑■蝦」，「竿■瑟■篳■篥■琴■箏■箏」，「■辛■鬼■駱■駱■驢」，「■■羯■夷■兆■羝■俞」之類。又仰山答滄山云「瓶■盤■釵■釧■券■孟■盆」，禪語偶亦相似。

### ◎石經孟子

喬三石作《石經記》，恨獨無《孟子》，謂「自開成至今七百年，無好事及此者」。近賈中丞（漢復）始為補刻，以成完書。

### ◎嘯

唐天寶末，有峨眉陳道士善長嘯，能作雷鼓霹靂之音，聽者傾悚。大理評事孫廣著《嘯旨》一卷，有「流雲龍吟」、「深溪虎」、「高柳蟬」、「古木鷲」、「巫峽猿」等名，其法不傳。族叔與盛，字崧生，開封太守曙峰公（之都）孫也，美如冠玉，性聰悟，詩文伎藝寓目即工，尤能曼聲長嘯，響振林木，崇禎壬午年死於兵。

### ◎劉公猷詩

劉吏部公猷（體仁）詩，往往有風味，嘗有寄友人絕句云：「西湖小閣多晴月，好友同舟半是僧。寄語江南老桑苧，秋山紫蕨憶行■。」公猷自編詩逸此，予為口誦之，公猷喜，以為予真能賞音也。又公猷友人某，素嗜琴，歿數年矣，公猷一日攜諸姬郊行，過其墓，停車酹酒，使諸姬於墓下各操一曲而去，其標緻如此。

### ◎漢印

同年子蒲州吳雯，字天章，以博學宏詞薦，在京師偶得漢銅印，文曰「河聲岳色」。雯家蒲州中條山南永樂鎮，臨大河，對岸即華岳三峰也。雯有詩云：「門前九曲崑崙水，萬點桃花尺半魚。」

### ◎江陵宅詩

荊州江陵相故宅，今為公廨。有人題詩云：「恩怨盡時方論定，封疆危日見才難。」人傳以為確論。李天生（因篤）說。

### ◎續後漢書

元郝經伯常撰《續後漢書》，竊取習鑿齒《漢晉春秋》之義，年表一卷，本紀二卷，列傳七十九卷，附錄八卷，共九十卷。自云：「奮昭烈之幽光，揭孔明之盛心，法操、丕之鬼蜮，破懿、昭之城府。明道術，辟異端，辨奸邪，表風節，甄義烈，核正偽。推本《六經》之初，補苴二史之後。」謝陸少連《季漢書》所本也。經文集三十卷，黃俞邵家有之，借此書不傳。

姚燧《國統離合表》序曰：「陳壽晉臣云云，《通鑑》因之，反帝魏而主蜀。後為目錄，事皆書漢，豈晚知其非，欲正之而未及歟？至《綱目》書出，始曰『漢中王即皇帝位』，統斯正矣，而於其子獨曰『後主』，何哉？且自建興以及炎興，用天子制以臨

四方者實四十年，鄧艾至成都，書『帝出降』，明年猶書『魏封故漢帝禪為安樂公』。亡國之餘且然，豈即位正始之年不『帝』，而反曰『後主』乎？其凡曰『後主』，皆溺於熟口順耳，不思而失於刊正者也。」予按古來文人，稱操率曰「魏武」、曰「曹公」，於昭烈反曰「先生」、曰「劉備」，亦習而不察耳。《劉後村集》云：「翁仲山作《蜀漢書》，游丞相極稱之，猶議其書『安樂公』之非。」又廬陵貢士蕭常作《續後漢書》，大綱與仲山同，而書後主曰「少帝」，周丞相作序，謂「歐公議正統不黜魏，其客章望之作《明統論》以辨之」。《南軒經世紀年》直以昭烈繼獻帝，又引習鑿齒《漢晉春秋》，以蜀為正，魏為篡，考訂詳備。二書不知尚存於世否耳？

### ◎雙行

《耆舊續聞》云：「後唐進士謁前輩，各投所業一卷至兩卷，但於詩賦古調中取其最精者行兩卷，號曰雙行，已謂多矣。桑魏公維翰只行五賦，李相愚只行五首詩，便取大名。裴說補闕只行五言十九首，至來秋復行舊卷。今投贄詩文，以多多為善者，乃疥駱駝也。」

### ◎時文詩古文

予嘗見一布衣有詩名者，其詩多有格格不達，以問汪鈍翁編修，云：「此君坐未嘗解為時文故耳。」時文雖無與詩古文，然不解八股，即理路終不分明。近見王惲《玉堂嘉話》一條：「鹿庵先生曰：作文字當從科舉中來。不然，而汗漫披猖，是出入不由戶也。」亦與此意同。

### ◎唐書

予嘗論《新唐書》不及《舊書》，蓋矜奇字句，全失本色。又制詔等文詞，率皆削去，雖謂事增於前，辭省於舊，遠遜《舊書》之詳雅矣。

### ◎授正字詩

三原孫枝蔚，字豹人，老詩人也，以年授官，放還山。初得正字，賦詩云：「一官如寵鶴，萬里本浮鷗，獻賦曾非宴，童年況異劉。山人今上路，小婦免登樓，臨水看蝌蚪，惟添錯字愁。」

### ◎王秋澗論文

元秋澗王惲，述承旨王公論文語曰：「人手當如虎首，中如豕腹，終如蠶尾。首取其猛，腹取其植穰，尾取其整而毒也。」見本集。喬吉夢符，論作今樂府法，亦云：「鳳頭豬肚豹尾，大概起要美麗，中要浩蕩，結要響亮。」見《輟耕錄》。

秋澗又記鹿庵先生曰：「《前漢》列傳，多少好樣度，於後插一銘詞，篇篇是個碑表墓志，作者觀此足矣，不必他求也。」

### ◎特達

康熙己未春，御試博學宏詞諸儒，閣臣擬進題，有「珪璋特達賦」，或未達其義。按禮，行人合六幣：圭以馬，璋以皮，璧以帛，琮以錦，琥以繡，璜以黼。圭，東方也。馬，動物也。璋，南方也。皮，文物也。醜馬不上堂，故珪璋特達於上，然則璧、琮、琥、璜，皆非特達矣。

### ◎三複姓表

「名非伯越，乘舟難效於陶朱；志切投秦，出境遂稱於張祿。」此鄭准為荊南節度使成■複姓表也，見《釣磯立談》。范文正公全襲用其語。又《蜀■机》：「孟■時，翰林學士范禹■冒姓張，天成中登第，複姓；上郡守啟曰：昔年上第，偶標張祿之名；今日故園，復作范睢之裔。」亦在文正之前，而引用尤切。

### ◎遼史

夏日過汪鈍庵（琬）談及《遼史》，予言：「遼自聖宗統和六年開貢舉，歲放進士二三人及第，自二十四年放楊佺等二十三人後，及道宗時，遂至百餘人，漢人由進士至大官者甚眾。然列傳所載，皆耶律蕭氏，所謂五院、六院，及二審密國舅貴族，而漢人不與。即文學傳，王鼎外亦寥寥，豈當時漢進士無一人事跡可書者耶？」鈍庵云：「此當時無史官，失紀載之故也。」金國事跡人物，得元好問、劉祁數君而傳。夫子曰：「文獻不足，杞宋無徵」，正謂是也。

### ◎王振鵬

元仁宗在東宮時，材藝之士：文章則翰林學士清河元復初，書翰則翰林承旨吳興趙子昂，畫山水則集賢侍讀學士商德符，而永嘉王振鵬其一也。振鵬，妙於界畫，運筆和墨，絲分縷析，左右高下，俯仰曲折，方員平直，曲盡其體；而神氣飛動，不為法拘。嘗為《大明宮圖》以獻，世稱為絕藝。延■中，遷秘書監典簿，後拜千戶，佩金符，總海運。見《虞伯生集》。

### ◎摘句圖

予讀施愚山侍讀五言詩，愛其溫柔敦厚，一唱三歎，有風人之旨。其章法之妙，如天衣無縫，如園客獨繭。約略舉之，若「別緒不可理」、「酒盡暮江頭」、「人日日初晴」、「朔風一夜至」、「月明無遠近」、「倚枕不能寐」數篇是也。至於清詞麗句，疊見層出。予嘗欲仿張為《主客圖》之例，摘其尤者列以為圖，與康樂「池塘生春草」，元暉「澄江淨如練」，仲言「露濕寒塘草，月映清淮流」，並資藝苑談助。或詰予曰：「論詩固可摘裂如此耶？」予曰：「謝公與子弟論《毛詩》何句最佳，或舉『楊柳依依，雨雪霏霏』，公謂不如『訂謨定命，遠猶辰告』為有雅人深致。夫三百篇尚然，況《騷》、《選》以下乎？」因作《摘句圖》：

盡日孤雲在，青松滿院寒。山月長清夜，江雲無盡時。花亞岩中樹，煙橫溪上村。到門聞午磬，繞屋過寒泉。人煙梅市白，山色剡溪深。片雨前峰過，高松獨鶴還。江路多春雨，山村易夕陽。野橋沙際滑，山塢雪中深。泉聞深樹裡，山響亂流間。共看溪上月，正照城頭山。松火圍寒坐，溪窗聞夜漁。夕陽沉積霽，空翠辨前山。明月來天柱，長江入縣樓。鶯聲花嶼暖，龍氣雨潭腥。水綠澄湘浦，天青入洞庭。山廚連馬櫪，官舍奪僧居。清泉逢谷口，老樹識山家。不辨翠微色，秋山紅葉重。江城連夜雨，山館獨吟身。柳葉藏洲寺，梅花雜吏人。明月非霜雪，滿城生夜涼。春光門外水，夕梵雨中燈。黃葉連江下，孤帆冒雨歸。野戍風中角，江梅雪後花。雨色江城暮，灘聲野寺秋。谷雲團小閣，松露響寒宵。亂山成野戍，黃葉自江村。波平嶽麓寺，天入洞庭船。雲樹分曦早，江村出霧遲。雲氣涼依水，鶴聲清滿林。湖影涵官閣，泉聲滿郡樓。縣門流水對，城堞半山銜。孤城春水岸，歸鳥夕陽村。樹葉春藏寺，溪聲夜滿樓。臺迥收山郭，江清送酒杯。浦絕■漁艇，人荒種蛤田。城郭千橋外，汀洲片雨中。蘆渚起寒燒，楓林明翠微。風起帆爭郭，漁歸浦掛罾。看雲孤閣暮，聽雨萬峰秋。孤村流水在，盡日白雲閒。江帆連墟堞，煙樹暖漁村。江橋紅樹外，山郭夕嵐邊。板橋三渡水，楓柏一林霜。溪藤翻翡翠，漁艇喚鸕鷀。雲來見滄海，雪淨聞清鐘。樹暗江城雨，天青吳楚山。野水合諸

■間，桃花成一村。彳彳象水通村港，黃魚出板橋。高柳不藏閣，流鶯解就人。片石此天地，荒祠自古今。欲問垂綰意，桐江秋水深。飛瀑林中雨，斜陽山半晴。翠屏橫少室，明月正中峰。清磬晝長寂，片雲晴自深。煙寺初低柳，江城半落花。野蔓沒丹灶，天風來岳雲。竹色翠連屋，林香清滿山。寒雲終日住，秋色一山歸。潭煙依檻集，山色度溪來。露將松影白，泉與磬聲寒。檻花經雨盡，沙鳥過江飛。果落跳松鼠，萍開過水禽。家傳殉國劍，身老釣魚磯。風流滿江漢，只覺似君稀。村逕半牛跡，山田多水聲。亭空木葉下，風緩浦雲留。暮煙隨野闊，山翠入江明。松雨連山響，江雲入寺來。暮雀依寒竹，仙猿下雪松。翠合江天色，愁連今古情。疏磬夕陽外，平田春水西。水氣垂天闊，濤聲裂地穿。月照竹林早，露從衣袂生。影孤彭蠡雁，路繞洞庭波。生豸■安鼠穴，猛虎雜人群。人老三秋後，舟臨十八灘。風笛荷花外，漁燈葦葉間。山勢龜蛇鬥，江流沔漢分。驚濤自風雨，樹杪復重泉。鷲嶺橫天碧，龍湫到海深。微雨洗山月，白雲生客衣。

予嘗以暇日，撰《感舊》、《山木》二集，所錄愚山詩為多，意猶未盡，因別取五言近體為《摘句圖》，傳諸好事者。

### ◎燭雛

《說苑》：「齊景公使燭雛主鳥而亡之，公怒，欲殺之。晏子曰：『請數燭雛之罪而殺之。』云云。公止勿殺而謝焉。」《漢書》東方朔數漢武帝乳母，《五代史補》敬新磨責中牟縣令，以滑稽回人主之怒，皆自晏子語得來。

### ◎林初文詩

宣城老儒丘華林者，工書法，嘗賦梅花詩百首，以示梅禹金，梅但為點句讀而已。一日，閩人林初文（章）孝廉以一絕句示梅云：「不待東風不待潮，渡江十里九停橈；不知今夜奈淮水，送到揚州第幾橋？」梅擊節，逐字為加圈贊。丘見之慍曰：「林詩二十八字，正得二十八圈。吾詩百篇，最少豈不直得二十八圈乎？」人傳以為笑。

### ◎前輩墨跡

吳匏庵擢尚書告考妣文：「五月二十八日久旱始雨，適校《白集》至春雨兩篇，因次韻一首志喜。」字極妙。李西涯詩：「秋來霜露滿東園，蘆葦生兒芥有孫。我與何曾同一飽，不知何苦食雞豚。」字極妙。

皇甫子循帖：「鄙集雖完，甚不自滿，懼有議之者，孰若愛我而刪棄之乎。謹以一部奉覽，足下深相知，必能益我也。即日。訪頓首。清甫表姪。」字甚拙。歸熙甫帖：「送行文為諸友所強，極不欲作，而出語輒犯時諱。見昨所示春容大雅之辭，知其褊淺矣。乞高明裁示，如不可出，當別作數語酬之耳。有光頓首。澗山尊兄執事。」字亦拙。鍾退谷帖：「上已清明各賦得數詩，敬呈覽。譚君詩及酒牌，看竟，乞付來手。惺上。彭舉先生。」字亦拙。

張■岷帖：「明日之游，不審約元翁否？並問何時出城。不勞再速也。」又震川帖：「□序文詳委周盡，贈人當如是矣。僭復刊落數字，為公任校讎之職耳。鄙作令學徒謄稿，至今未來，容別上，更有言請教也。有光頓首。澗山尊兄。」

### ◎南來詩

南來蒼雪法師，名讀徹，居吳之中峰。常夜讀《楞嚴》，月明如水，忽語侍者：「庭心有萬曆大錢一枚，可往撿取。」視之果然。師貫穿教典，尤以詩名，嘗有句云：

斜枝不礙經行路，落葉全埋入定身。

一夜花開湖上路，半春家在雪中山。

此類甚多。己未二月，師弟子秋臯過訪說此。秋臯有句云：鳥啼殘雪樹，人語夕陽山。亦有家法。

### ◎黑猿圖

康熙戊申歲在京師，見明宣宗御畫《黑猿圖》，上方有御筆云：「宣德王子之夏，廣西守臣都督山雲以猿來進。朕既一覽而足，間因幾務之暇，偶繪為圖，以資宴玩。念卿輔理之勤，宜與同之，特用頒賜，以見朕意。賜少傅楊榮。」上有「武英殿寶」。按王子，宣德七年也。文敏自建文四年太宗即位，以編修直文淵閣，至是在殿閣三十年矣。其進工部尚書、謹身殿大學士，則在永樂二十二年甲辰九月仁宗即位之後；加少傅，則在宣德五年庚戌四月也。予又嘗於祁縣戴楓仲（廷拭）處，見宣宗《栗猿》、《西山雪霽》二幅。

### ◎瘞鶴銘三則

門人淮陰張■召力臣，耳聾而博雅好古。康熙丁未十月，■小舟渡江至焦山觀《瘞鶴銘》，得仰石一，凡六行，存二十六字；仆石一，字在石下，存三十字，又二殘字；又一石側立剝甚，存七字。仆石之背，有宋人補刻三行。按圖列見存字：

鶴（側石第一行）。上皇（側石第二行）。歲得於華（側石第三行）。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（此宋人補刻石第一行，屬側石第三行）。未遂吾翔（仰石第一行）。遽也乃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（宋人補刻石第二行，屬仰石第一行）。山之下仙家（仰石第二行）。玄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（宋人補刻第三行，屬仰石第二行）。相此胎禽浮丘（仰石第三行）。華表留形義（仆石第一行）。唯彷彿事亦微（仰石第四行）。厥土惟寧後蕩（仆石第二行）。洪流前固重（仰石第五行）。爽塏勢掩華亭爰集（仆石第三行）。真侶瘞爾（仰石第六行）。■山徵君（仆石題名第一行，與銘三行斜連）。丹陽外仙尉（仆石題名第二行）。江陰真宰（仆石題名第三行）。

按宋劉昌詩與伯《蘆浦筆記》，載邵樞密元摹本所存字：

華陽真逸撰（張今本俱闕）。上皇山樵（今闕「山樵」二字）。鶴壽不知其紀也王辰歲得於華（原闕一字，當為亭，今「鶴」至「辰」九字俱闕）。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（原闕一字，當為寥，今「甲」至「其」九字俱闕，有宋人補刻，上有「亭」字）。廓耶奚奪（今俱闕，此下原闕三字）。遽也乃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（今「遽」至「茲」十二字俱闕。有宋人補刻）。無竹（此下原闕四字，「我原此字」不完）。故玄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（俱闕，今「玄」字已下有宋人補刻）。相彼胎禽浮丘（今六字俱存，但「彼」字本作「此」，「此」下原闕二字）。予欲無言爾（今俱闕，此下原闕五字，當有「雷門」二字）。去鼓（此下原闕一字，當為「華」字，今張本「華」字見存）。表留（此下原闕二字，當為「形義」，今張本「表留形義」四字俱存）。唯彷彿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（此下原闕五字，今「冥」至「化」七字俱闕）。入（原本不完，此下又闕二字）。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局右（今「惟寧」上又有「厥土」二字，俱存，「洪」至「右」七字俱闕）。□□（原本六字不完，此下又闕七字）。華亭爰集真侶瘞爾（原本有闕文，今「華」字上又有「爽塏勢掩」四字，俱存）。丹陽真宰（原本此四字不知其次，今又有「徵君外仙尉江陰」七字俱存）。

張云：「原石『惟寧』上見存『厥土』二字，何以改作『解化』？『華亭』上見存『勢掩』二字，何以改作『未下』？『勢掩』上又存『爽塏』二字，何以改作『荆門』？」蓋張今本視邵本又闕六十五字，內存宋人補刻三十二字，視邵本反多十三字，即「厥土、爽塏、勢掩、徵君外仙尉江陰」是也。其「竹入」已下不完八字，無形跡可考矣。筆記據《臨海記》，有鶴飛入雷門鼓中，孫恩破鼓，鶴乃飛去，事在晉安帝隆安三年，斷其非逸少書。而據《漁隱》斷其為陶隱居書。張則據《焦氏筆乘》斷其為顧況書。王觀國《學林》引《顏氏家訓》曰：「學二王書之得體者，有陶隱居。」又引道書云：「陶隱居道號華陽真逸，茅山又近焦，

以是斷其為陶書」。《學林》又云：「今世所得碑本，不過二百字，未嘗有歐公所得六百餘字者」。然邵本止一百二十餘字。

### ◎葉文莊集

崑山《葉文莊公集》，世無刻本，所傳止《水東日記》四十卷。予從其遠孫翰林學士訥庵（方藹）所，見公集稿二冊，未編卷次，序記、碑誌、雜文凡二百四十六首，附《宣府志》序例一卷，後有葉氏族譜，甚簡質，自高祖以來，俱載干支八字，公自注三十五歲，干支則庚子、戊子、庚辰、丙子也。又一冊，有巡撫宣府關防，詩文多手稿，皆公親筆點竄，有塗乙至數行者。公文章平實條暢，蓋德、宣以後弘治以前文體大概如此，亦楊文貞、王文恪諸公流派也。《國史經籍志》載公集四卷，不知何據？學士云：「集至今未梓。」其弟方蔚則云：「公集舊已版行，歲久失傳耳。」

### ◎補漢綱目

寶應朱克生作漢孝平元始元年至光武建武元年《綱目》，序云：「孝平之世，王莽以外戚擅權，宮闈侍太后，朝堂列奸黨，弑帝弑后，篡奪國璽。朱文公《綱目》，初始二年編年之下，雖不與莽，而甲子則書莽而削帝嬰，猶未敢以為然也。是年莽廢帝嬰為定安公，而嬰尚存。光武建武元年正月，方望以帝嬰復位於臨涇，則嬰儼然帝也。客曰：『嬰廢於定安第，及長，不辨六畜，方望以嬰稱帝於臨涇，而《綱目》不許之，以其不成帝也。』應之曰：『帝嬰二歲，太后已立為皇太子，後改元，安得不與以帝乎？王莽篡位，而帝嬰在定安第，猶夫春秋之公在乾侯，宋末之帝■在崖山也。既不許莽以正統，則甲子應書帝嬰在定安第，而莽之偽號附焉。至於六畜不辨，乃莽使人守第，禁出入，則莽之罪也。』客曰：『莽之竊位，冠以帝嬰編年，而漢帝玄更始元年，子亦附書，何也？』予曰：『《綱目》亦未之許也。《綱目》又不許玄以正統，則正統仍在嬰矣。玄以諸將立之，其去劉盆子、劉信也幾何？後身降赤眉，降王長沙，則更始之不得稱帝，奚待辨哉？』予從《綱目》孝子元始起，迄初始二以下，皆冠以帝嬰之號，歷十七年，至乙酉建武元年止。夫建武則漢有正統，而帝嬰已滅。予乃臆朱文公之意，而非敢與文公爭也。自孝平元始元年至光武建武元年，凡二十五年。」

### ◎元詩

雙文詩，世以為元微之自寓。然吾觀元氏《長慶集》中誨姪等詩云：「吾生長京城，朋從不少，然而未嘗識倡優之門。」觀此，則小說未必真微之事也。

### ◎黃幡綽書

唐明皇《霓裳羽衣曲碑》，黃幡綽書，今在蒲州，見於奕正《天下金石志》。

### ◎零

史繩祖《學齋占畢》辨杜牧之《阿房宮賦》。「未零何龍」，「零」當作「雲」。《猗覺寮記》亦議此句，引《北史》高那肱事，以為牧之之誤；而又引《爾雅》「■帝■謂之零」雲，■帝■，虹也。如此則讀屬下句，意復而詞不順，且「龍」字無著，似當以史說為長。

### ◎績

《猗覺寮記》，凡布物曰綰，布網曰綰網，布紙曰綰紙，合用績字。《楚世家》曰：「績繳蘭臺。」徐廣云：「繫也，音爭。」今齊魯俗語尚然。

### ◎千人

《丹浦款言》云：杜詩「千人何事網羅求」，當作干人。杜牧之詩：自滴階前大梧葉，干君何事動哀吟？按此說，則南唐元宗戲馮延巳云：吹皺一池春水，干卿何事？語固有本。然千家注、劉會孟本只作千字，錢本注云：晉作千，或作于，于字恐無義。千字對上句在字，亦未切。子田之說是也。

### ◎評泊

韓致堯詩：「白玉堂東遙見后，令人評泊畫楊妃。」李子田云：「評泊者，論貶人是非人也。今作評駁者非。近諸本或作斗薄，或轉訛陡薄，殊無意義。《萬首絕句》本作評泊，當猶近古。」

### ◎唐詩字音

李子田舉唐人詩用字，音與今人別者，如劉夢得「停杯處分不須吹」，分作去聲。王建「每日臨行空挑戰」，羅虬「不應琴裡挑文君」，挑皆上聲。包佶「曉漱瓊膏冰齒寒」，冰去聲。段成式「玳牛獨駕長擔車」，長上聲。予按：白氏《長慶集》中，此例尤多，如「請錢不早朝」，請作平聲。「四十著緋軍司馬」，司入聲。「紅蘭三百九十橋」，十讀如謔。「為問長安月，如何不相離」，思必切。「燕姬酌蒲桃，燭淚黏盤壘」，蒲桃，蒲上聲。「三年隨例未量移」，量平聲。「金屑琵琶槽」，琵仄聲之類，子田皆未暇及。又劉夢得「幾人雄猛得寧馨」，寧平聲。「拋卻丞郎爭奈何」，爭去聲。獨孤及「徒言漢水才容■」，才去聲。盧綸「人主人臣是親家」，親去聲，讀如親。徐鉉《騎省集》：「莫折紅芳樹，但知盡意看」，自注云：「但，平聲。」予按《老學庵筆記》云：但，姓，音讀如檀。又宋陶谷「尖簷帽子卑凡斷」，斷入聲。宋文安《三十六所春宮館》「■州軍司馬，也好畫為屏」，亦如白詩。又《猗覺寮記》舉李商隱「可惜前朝元菟郡」，菟去聲。「九枝燈檠夜珠圓」，唐彥謙「燈檠昏魚目」，《釋文》，檠音景；《前漢·蘇武傳》注，音警，唐人如此尚多，未能枚舉。又陸游「燒灰除菜蝗」，蝗仄聲。「拭盤堆連展」，連上聲，今山東制新麥作條食之，謂之連展，連讀如輦。東坡詩左元放，放作平聲。司馬相如，如作上聲。

### ◎三原公詩

《三原王端毅公遺事》載公巡撫三吳時，題一寺壁絕句云：「彩■西飛日未斜，江村兩岸有人家。吉祥寺裡梅千樹，不到春來不著花。」亦宋文貞梅花賦之比。

### ◎杜茶村詩

黃岡杜濬於皇，晚號茶村老人，少時詠蘇長公：「堂堂復堂堂，子瞻出峨眉。早讀范滂傳，晚和淵明詩。」合肥龔端毅公酒間常擊節誦之，以為二十字說盡東坡一生，真不可及。

### ◎魏文靖公

蕭山魏文靖公詩，傳者絕少。王戊冬，偶見黃子久畫《沙磧圖》一卷，卷尾有文靖題詩云：「江村望極際春明，匝地人家喚欲應；芳草一川潮灑灑，嬌鶯隨處柳層層。茅茨逼水通幽島，苔徑穿雲接斷塍；回首夕陽天未墮，老漁猶自未收罾。」秀麗可誦。

### ◎板橋詩

《白氏集》有板橋詩云：「梁苑城西三十里，一渠春水柳千條。若為此路今重過，十五年前舊板橋。曾與玉顏橋上別，更無消息到今朝。」今訛作劉夢得，而說者疑《中山集》不載此詩，蓋未考《長慶集》耳。

### ◎趙松雪書杜集

康熙辛酉六月，在慈仁寺市見趙松雪手書杜詩一部，用朱絲欄，字作行楷，未有新鄭高文襄公跋云：「趙文敏書，前人以為上下三千年，縱橫十萬里，都無此書。」云云。又有管志道跋。

### ◎冶源

司馬文正公《詩話》載青州劉概孟節詩：「昔年曾作瀟湘客」云云。概棄官居野原山。今州南四十里臨朐縣有冶源，亦名冶泉，有水竹之勝，或云歐冶鑄劍之地，世為馮氏別業，即文正所謂去人境四十里者也。野原，蓋冶源之訛。

### ◎李侍郎

六合李侍郎（敬），字退庵，順治戊戌、己亥間，予在京師，辱忘年之契，論詩文一字不輕放過。其詩有云：「酒醒亭午後，人憶秣陵西」、「瓜步新添水，清明遠送行」此例數十句，唐人絕調也。有集二十卷，手自編划，去留甚嚴。甫刻成而病，臨歿戒其子曰：「我死後二十年始可行世。」今倏忽三十年矣，其集世竟無知者，實本朝一作手也。順治辛丑過揚州，予造謁舟中。因論近日布衣詩，予舉程嘉燧、吳兆，公曰：「終須選他邢■第一。」

### ◎四句詩

祖詠試終南山望餘雪詩云：「終南陰嶺秀，積雪浮雲端。林表明霽色，城中增暮寒。」四句即納卷。或詰之，詠曰「意盡」。閻濟美試天津橋望洛城殘雪詩，只作得廿字，云：「新霽洛城端，千家積雪寒。未收清禁色，偏向上陽殘。」主司覽之，稱賞再三，遂唱過。二事絕相類，題韻皆同。

### ◎僧鄧子

僧澄瀚，字鄧子，濟寧人，工詩，有絕句云：「昨宵初罷上元燈，又欲看山向秣陵。騎馬乘船都不會，飄然誰識六朝僧。」為時所稱。

### ◎歸熙甫帖

歸熙甫與門生王子敬一帖云：「東坡《易》、《書》二傳，曾求魏八，不與。此君殊俗惡，乞為書求之。畏公作科道，不敢秘也。」借書雅人事，乃亦徇勢力如此，且在嘉靖間，世風已爾矣。

### ◎石鼓詩

《筆墨閒錄》云：「退之《石鼓歌》，全學子美《李潮八分小篆歌》。」此論非是。杜此歌尚有敗筆，韓《石鼓詩》雄奇怪偉，不啻倍蓰過之，豈可謂後人不及前人也。後子瞻作《鳳翔八觀詩》中《石鼓》一篇，別自出奇，乃是韓公■敵。

### ◎坡詩

坡公送蘇伯固五言詩云：「三度別君來，此別真遲暮；白盡老髭須，明日淮南去。酒罷月隨人，淚濕花如霧；後夜逐君還，夢繞江南路。」公自注：「效韋蘇州。」予云此生查子詞耳。

### ◎三尺

唐詩「空聞明主提三尺」，宋人云「三尺乃歇後語」。此說非是。予按《漢書·高帝紀》「吾以布衣三尺取天下」。師古曰：「三尺，劍也。」《韓安國傳》所云「三尺」亦同。而俗本或云「提三尺劍」，劍字，後人所加耳。「提三尺」三字，全用班書語，安得謂之歇後？

### ◎出帝論

《濮議·或問》中一段，全用《五代史》晉出帝論，故著嘗試論之曰句，正謂出帝論也。

### ◎意盡

祖詠試終南山雪詩云云，主者少之，詠對曰：「意盡。」王士源謂：「孟浩然每有製作，佇興而就，寧復罷閣，不為淺易。」山谷亦云：「吟詩不須務多，但意盡可也。」古人或四句，或兩句，便成一首，正此意。

### ◎魏晉宋詩

予撰五言詩，於魏獨取阮籍為一卷，而別於鄴中諸子。晉取左思、郭璞、劉琨為一卷，而別於三張二陸之屬，陶淵明自為一卷。宋取謝靈運為一卷，附以諸謝。鮑照為一卷，附以顏延之之屬。蓋子之獨見如此。偶讀《嚴滄浪詩話》云：「黃初之後，惟阮公詠懷極為高古，有建安風骨。晉人捨阮嗣宗、陶淵明外，惟左太冲高出一時，陸士衡獨在諸人之下。」又云：「顏不如鮑，鮑不如謝。」與予意略同。又晉人張、陸輩，惟景陽殊勝，在太冲之下，諸家之上。傅玄篇什最多，而可錄極少，如擬「北方有佳人」云「一顧亂人國，再顧亂人家」，千古笑柄，較諸嘉隆七子剿襲古樂府尤紕繆也。

### ◎文海

淳熙間，詔臨安府開《文海》。周益公奏：「《文海》乃近時江鈿編類，殊無倫脊，莫若委館閣官銓擇本朝文章，成一代之書。」孝宗然之，遂以付呂祖謙。書既成，上問何以為名？益公乞賜名《皇朝文鑒》。見《玉堂雜記》。按朱子亦有與東萊論《文海》書，予在淮安權關日，有書賈攜故書求售，內有寫本《文海》及徐夢莘《三朝北盟會編》二書，不果售，至今以為憾。